

实用主义研究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陈亚军（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实用主义传入中国已近一个世纪，我国学术界对于实用主义的研究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但毋庸讳言，和对于其他西方哲学流派如德国古典哲学、当代德国哲学以及法国哲学的研究相比，我们对于实用主义的研究还显得相当薄弱。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我在这里提出三点看法，就教于在座的同仁。

一、注重实用主义内涵的深入发掘

为什么实用主义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有一点是一定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学术界对实用主义内涵的理解有偏差。我们知道，当年胡适注重的是实用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后来人们关注的是实用主义的真理学说，再后来，朱志方教授提出，实用主义是一种意义理论。除此之外，实用主义的政治哲学、伦理学等方面的主张也引起广泛的重视。这里有个问题，那就是，实用主义的本体论很少被人们提及。在很多人眼里，实用主义没有本体论，实用主义之所以显得浅薄，就在于它没有传统哲学中最为突出的本体论学说，实用主义在很多人的眼里，成了一种类似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思潮。我们重视的是詹姆斯的《实用主义》而不是他的《彻底经验主义》，我们重视的是杜威的《哲学的改造》而不是他的《经验与自然》。我想说，这种理解妨碍了对于实用主义深刻内涵的挖掘。在我的眼里，实用主义首先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只有把握了这一点，上述实用主义的各种特征才能得到更加深刻的理解。

实用主义本体论一种在达尔文进化论背景下诞生的本体论，它对于世界的看法有一种独特的视角。詹姆斯的彻底经验主义是它的开始，“彻底经验”取代传统的实体，成为第一级的哲学本体论概念，它是一种变动的、直接当下的、作为后来主客分离基础的存在。詹姆斯的这种彻底经验主义和胡塞尔的现象学有着一种遥相呼应的彼此感应。詹姆斯的心理学背景，使他在阐述这一新世界观的时候更多地具有一种意识分析的特征，或许我们可以说，彻底的经验主义首先是一种消解实体，消解意识的新本体论，但同时它还残存着心理主义的痕迹。杜威将詹姆斯的这套学说彻底地自然主义化，经验和生活、历史成了同义语，心理主义被完全抛弃，哲学走向了生活实践，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上理解存在。黑格尔哲学的背景使杜威格外重视时间、历史，他更接近于海德格尔而不是胡塞尔。正因为如此，当代新实用主义者罗蒂更加看重杜威和海德格尔而不是詹姆斯和胡塞尔。然而，当罗蒂对杜威的“经验”概念表示不满而鼓动人们专注杜威的《哲学的改造》时，我认为他错失了古典实用主义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我在想，如果新实用主义者都能沿着这条现象学道路前行的话，后来的分歧当不至于那么大。

罗蒂这个人是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当他强调实用主义超越主客争论，超越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争论，以“如何使生活更加丰富”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时候，他确实是遵循着实用主义先驱指引的道路前行的，但当他主张以“语言”取代“经验”，强调世界对我们只有因果制约而无证明制约时，他又滑回一种新的二元论：语言和世界的关系取代了心灵和世界的关系。重新回到实用主义现象学本体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后期普特南。“世界”作为一种融合了概念的生活之流，既是人

类生活实践的产物又对人类的认知活动构成制约，它是古典实用主义经验概念的当代回声，经验重新回到了哲学的核心位置上。

今天我不打算谈实用主义的历史。上面说了这么多，只是想指明一点，实用主义有一条以经验为主轴，后来又在“语言学转向”背景下掺入了语言这条线索的**本体论学说。如果我们要纠正以往对实用主义理解的偏颇，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理解实用主义的精髓，我们必须花大力气研究实用主义的本体论。

目前，我对这一块有一个大概的线索，今天提出来请大家批评指正。我认为，在实用主义内部一直存在着“语言派”和“经验派”之间的互动与关联。皮尔士可以被看作是“语言派”的鼻祖，但这种重视语言、重视符号学的倾向并不是古典实用主义的主流，古典实用主义的主流是“经验派”，从彻底的经验主义到自然经验主义，其间有一个从詹姆斯到杜威的转变。新实用主义者罗蒂不谈经验，他继承了塞拉斯到皮尔士的语言派传统，^① 忽视詹姆斯、杜威的经验本体论；重新回到这一传统的是普特南，他的这一转变受到麦克道尔很大的影响。在罗蒂、普特南之后，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当代著名新实用主义哲学家布兰顿，这个人不大谈论经验，罗蒂一再指出，布兰顿继承的是语言派的传统，他对此极为欣赏。布兰顿确实和塞拉斯有紧密的关联，也确实强调语言整体论思想。他是一个想把分析哲学传统和传统实用主义的黑格尔哲学传统结合起来的人物，可能标志着未来实用主义发展的方向。

二、 注重实用主义研究的横向展开

我所说的“横向展开”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注重实用主义与相关支援学科之间关系的研究；二是指注重实用主义与其他哲学流派的比较研究。

为什么要注意实用主义与相关支援学科之间关系的研究？因为实用主义的每一次转型总是和某些其他学科的崛起相关。笛卡儿式的二元论哲学和近代物理学密不可分，而十九世纪后期达尔文生物学的问世直接催生了古典实用主义的诞生，关于这一点杜威在他的“达尔文主义对于哲学的影响”一文中有深入精辟的阐释。

二十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使实用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分析的时代，尽管这一时期鲜见“实用主义”旗号，但“语言学转向”背景下的对于语言的关注以及对于数理逻辑的关注，为实用主义的转型提供了极好的思想资源。人们一般以为，分析哲学是实用主义的敌人，因为正是分析哲学的侵入，使实用主义告别了哲学舞台。但深究之下，我们发现，情况要比这简单的结论复杂得多。分析哲学固然在一段时期挤压了实用主义，但同时它也迫使实用主义完成了自我转型。分析哲学使实用主义家族多了一种叙事方式，实用主义的分析哲学化，是实用主义后来复兴的基础，所谓的新实用主义是和语言学、逻辑学等学科的发展分不开的。

实用主义为什么能够不断地繁衍壮大？原因就在于它能不断地从这些新兴学科中汲取养料，饲养自身。如果想真正深入领会实用主义的要义和真谛，我们就不能不对这些体现了时代精神、代表了西方文化方向的支援学科具有深入的了解。我想，这不仅对我们研究实用主义是必要的，也为我们进一步发展我国的哲学事业，提供了一种不无意义的启示。

^① 罗蒂没有意识到这种语言派传统可以追溯到皮尔士，他欣赏的是塞拉斯，但塞拉斯的思想和皮尔士的相关思想是非常接近的。这一点值得研究。

横向展开的第二层意思是注重实用主义与其他哲学流派的比较研究。这里我特别注意到四种比较研究。一是实用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的比较研究。和西方哲学的其他流派相比，实用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最为亲近。哲学的伦理学出发点、实践理性的强调、理性与情感的融合、体知与认知的关联等等，都是这种比较研究的话题。前段时间，我特别对西方哲学中“心灵”概念的实用主义阐释做了一些研究，结果发现，实用主义对于“心灵”的诠释既是继承了西方哲学的传统，又有新的改进，而改进后的“心灵”概念竟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心”有许多不谋而合的地方。我想，我国的实用主义研究将来要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能否运用我们自己的哲学语言相关。西方人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了，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更是责无旁贷。

二是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长期以来，在我国学术界，实用主义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其实在西方哲学的众多流派中，实用主义特别是古典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最为接近，在对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批判方面，在实践优先方面，在克服传统主客二分方面，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着诸多共同语言。它们之间当然也还有着种种的分歧。我曾经主持过这种比较研究的国家课题，今天看来，还很不深入。有必要做更多的工作。

三是实用主义与现象学的比较研究。这是我最近的一个想法，也是未来不远的研究目标。在研读詹姆斯和杜威的著作时，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现象学家。我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那就是与现象学的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演变相平行的有一个实用主义的从詹姆斯到杜威的演变。关于詹姆斯和胡塞尔的比较研究，西方人已经在做了，但就我上述想法进行的比较研究，我至今尚未见到。

四是实用主义与后现代思潮的比较研究。有人说，实用主义的复兴和后现代思潮有关。如果我们同意尼采是第一个德国实用主义者这种说法的话，^① 对上述说法当不至于感到惊诧。后现代思潮的反对大叙事、反对逻格斯中心主义等许多主张和实用主义的一贯立场是相互契合的。但两者的区别也不容忽视，在很大程度上，实用主义的建设性姿态、对弱理性的提倡、对于共同体的重视、对于历史传统的强调，都对后现代思潮构成了一种必要的补充。通过这一比较研究，我们会更加看清实用主义的当代效应，看清实用主义的当代意义。

三、注重实用主义对当代哲学讨论的独特贡献

要使实用主义的研究真正具有一种不仅是历史学的价值，而且是哲学的价值，就必须对实用主义在当代哲学核心话题的讨论方面能做出什么样的贡献进行深入的条分缕析。

实用主义在真理话题上的贡献已经众所周知。但实用主义在这个话题上的具体贡献还有待深入的研究，特别是新实用主义在哪些方面发展了古典实用主义的真理观，这种发展对于当前西方哲学界关于真理的讨论能有什么样的启发，这些都还需要澄清。

^① 早在 1911 年，法国哲学家 B. Berthelot 就已经称尼采为“德国的实用主义者”，这大概是最早将尼采当作实用主义者的法国哲学家了。（cf. R. Rorty, *Philosophy as Culture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7.）

实用主义在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方面具有什么样具体的贡献，这也是应该着力探讨的课题之一。我们大致知道语用学的方向和实用主义的运思方向是一致的，但究竟在哪些方面一致，在哪些方面还存在着分歧，实用主义作为一种意义理论，对于语言哲学的影响究竟是什么，这些还值得我们做更进一步的探讨。

再次，关于心灵哲学中的“心灵”和“知觉”问题的讨论，实用主义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很不相同的思路。心灵是一种意义系统，一种能力系统，知觉中渗透着概念等等实用主义观点，都会为当代心灵哲学的讨论提供一种不同的视角。

另外，在当代西方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争论中，我们也能看见实用主义者的身影。罗蒂的反实在论和普特南的内在实在论、自然实在论以及古德曼的相对主义等都是实用主义的背景下问世的。不了解实用主义的基本主张，对于当代英美哲学的这一争论的理解会大打折扣。

其他还有诸如对于“理性”的看法，对于伦理学、政治哲学的讨论，对于“实践”的认识等等，都和实用主义密切相关，都值得进一步的探讨。

如果我们能对实用主义在这些话题方面所能提供的思想资源做出深入而准确的阐释，那将会有助于理解实用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生命力，有助于理解实用主义在当今美国和欧陆复兴的原因。

作者：陈亚军（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mail: chenyajun_1960@163.com

Tel: 13951882592